

静心
书屋

活着

为自己快乐

静心◎著

HuoZhe WeiZiLe
KuaiLe

中国文联出版社

搜狐网站强力推荐

静心◎著

活着

Huozhe Wei Ziji
Kuai Le

为自己快乐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活着, 为自己快乐 / 静心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1
ISBN 7-5059-4900-4

I. 活… II. 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0305 号

书 名	活着, 为自己快乐
作 者	静 心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 烁
责任印制	李 烁
印 刷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209 千字
印 张	9.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900-4/I · 3846
定 价	1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精彩导读

《活着，为自己快乐》是静心女士小说系列“静心书屋”的第二部。

妻子和婆婆跟踪丈夫，发现丈夫赤身裸体地藏在别的女人的衣柜里；当年爱得死去活来的恋人，20年后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一对少男少女在公共汽车上旁若无人地拥抱亲吻；姐姐的对象被妹妹暗中夺去；女儿发现父亲有情人，便对父亲说你不如死去；一个要开婚姻咨询中心的女人，竟然亲眼看到一向忠心耿耿的丈夫在和陌生的女人躺在自己的大床上。“十分钟，一眨眼的工夫，我辛辛苦苦经营了十几年的家忽然变成了沙滩上的城堡，而我，变成了一只失了家的狗，在布满灰尘的大街上摇着满是灰尘的尾巴，惶惶然不知往何处去！”

如果说“静心书屋”第一部《迷旋花园》把笔触引入女人深层很少被发现的心灵空间，那么《活着，为自己快乐》则透过当今纷繁的世俗情感，展示历来被爱情和婚姻掩盖着的人性原态。小说将场景切换与意识流动、空间更替与时间流逝、历史生活与现实世界，天衣缝合，融为一体，表现出作者敏锐的艺术洞察力和独特的叙述技巧，既引人入胜，又令人感悟。



静
心

作者简介

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华女子学院副教授。

主编或合作出版过《当代苏联文学50讲》《复活的苏联作家群》《世界最佳微型小说赏析》《美国小小说百家精品》《俄苏小小说百家精品》《应用写作教程》《写作技巧词典》《汉语与写作》等著作，发表文学评论10多篇。

近几年发表中篇小说《无奈》《女人到四十》《嗓子里的别针》《心脏病》等，长篇小说《迷旋花园》。其中有的作品被《作品与争鸣》转载，并在《文艺报》《中国妇女报》《当代文坛》《中国新闻出版报》等引起评论。

责任编辑：李 烁

策 划：王 景

封面设计：耀午书装
010-84473188

—

对面坐的小严伸了个懒腰：“哎，累死我了。杜姐，还不歇会儿？”

她这一说，我也觉得自己头昏脑涨了。唉，不服还真不行，人过了四十就好比石头下山，一溜斜歪往下滚，止都止不住。年轻的时候看一宿书，第二天该干吗干吗。高考的时候，因为亢奋，连着三夜没合眼，越想睡越清醒得像洗了冷水澡，数绵羊数得都能开牧场了，只好爬起来吃安眠药。一片还是两片？一片怕不管用，两片又怕到时醒不过来，或人是醒了，脑子却半睡半醒。一片吧。谁知一点没用。想着这下可玩完了，脑子还不一盆糨糊？嘿，好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所有的题别管对错全做了。最后一门课考完，监考老师笑眯眯地说，这考场有一个能考上的就是你。还真让他说中了。不知道那考场是不是只有我一人考上，反正我考上了是没错。年轻真好呀。



电话铃响了一下不吱声了，像张口问路，面对直视的眼光忽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的乡下女子。小严说：“怎么回事？”话刚落音，它又跟被谁掐着似的拼命叫起来。小严拿起电话：“喂，找谁？”说着把话筒递给我：“杜姐，找你。”

我接过电话，刚“喂”了一声，那边就嚷嚷起来：“喂，杜鹃，是杜鹃吗？”

我说：“是我，你谁呀？”

那边埋怨道：“哎呀，听不出我是谁了吗？”

还真不见外，谁知道你是谁呀，我心里一边嘀咕一边说：“你是——”“真是的，我是孙晓林啊。”她说。

噢哟，瞧我这记性。孙晓林。曾经在一个课桌上坐三年的孙晓林，曾经互相抄作业，上课传纸条的孙晓林啊。嗓音亮得能唱花腔，尤其是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那个响那个脆，老远老远都能听到。圆滚滚的苹果脸，眉毛浓得赛乌鸦翅膀，脸蛋上老飞着两片红晕，被人戏称为向阳花，红高粱。她最恨人家这么说她，听见就要跟人家吵架。我这是健康红！革命红！劳动人民的本色！资产阶级小姐想有这个还不可能呢！她气昂昂地说。尖利高亢的声音在教室的四面墙上撞来撞去地翻着跟斗，震得人耳膜嗡嗡响，说她的人只好赶紧赔不是。我从不叫她向阳花，我叫她林子。她爱听。所以我俩那时是好朋友。

也难怪我一时想不起她来了，有几年没见过面了吧？有时说起她我还有点生气：逢年过节的也不打个招呼，没良心的。老穆还幸灾乐祸：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管闲事落不是自找苦吃还不承认。瞧见了吧，有事了找你知道你是谁，没事了谁知道你是哪块地里的葱啊，还自作多情以为炆锅少不了自己呢。气得我要和

老穆吵架：不找我正合适，我还省时间了呢。可心里头我还真是生气：这个孙晓林，跟丈夫闹离婚时三天两头找我叨唠，碎嘴子婆娘一样，也不管我忙不忙有没有时间。

他想得倒美，跟我离，我坚决不离！我犯了哪条哪道，你说跟我离我就得离？结婚得两相情愿，离婚也得两相情愿。法律还说要保护妇女儿童的利益呢，妇女不愿离你就离不成！站我面前瞪着大眼珠子。瞪什么瞪？我还怕你瞪呀！昨天我把他的脸都刮出血来了，他摔门走，说恨不得一口把我吞了。吞我？噎死你！卡死你！

到底因为什么呀，闹成这样？

为什么？他又找了相好的呗。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没一个不吃屎的狗！她说着恨恨地啐了一口。

你怎么知道，陈强跟你说了？

杜鹃，你傻不傻？这事他能跟我说吗？问他脸上他都不承认！

那你怎么知道的？净瞎猜！

是猜的可不是瞎猜。原来他天天到点回家，礼拜天都不出去。从有了蒙蒙，吃呀喝呀洗呀涮呀，家里天天有干不完的事，指着我一干哪干得完？现在不按时回了不说还找些理由：又是加班啦又是跑业务啦。我原来也信。你能不信吗，自己的男人还能把他往歪处想？现在企业也真不好做，求爷爷告奶奶，到处磕头，赔尽笑脸，人家还不知要不要你的东西。所以，只要能把货先要下来，钱欠着也没关系，要不三角债怎么来的？他又是干供销的。都说供销是来钱的活儿，提成多。其实，谁不干不知道，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干供销的，一多半的工资靠推销额，你推销出



为自己快乐

去当然提成多，可推销不出去呢？谁给你提成？工资都拿不全！现在什么东西好销？都是买的没有卖的多。别说保健品、VCD机啥的，连卖茶叶蛋的，一个市场东头西头的都好几家。我心想，他是不容易，自家的男人自家不疼谁疼？家里的活儿就别指望他了，反正蒙蒙也大了。所以，他哪次说有应酬，我都是嘱咐他别喝那么多酒，注意点自己的身体，什么都是人家的，只有身体是自家的。还每天都给他泡上茶，进家门就能喝。

可是——她咽口唾沫顿了顿：慢慢觉得不对劲了。杜鹃，反正咱俩老同学，我也不瞒你，十天半月的他也不想那事了。过去从来是没个够的。有了蒙蒙后，忙完了外边忙家里，累得筋疲力尽，头一挨枕头脑子就迷糊了，只想睡觉。他还哼哼唧唧把你扒拉过来扒拉过去的。我烦啊，骂他是滑丝的水管子逮着就滋。他不生气还笑，说滋自家老婆谁还敢不让滋？可现在他到倒头就睡，根本不提那回事了。我问，你咋个乖了？他说，太累了呗。我说，你过去不也累吗？他说，年纪大了能跟年轻时比吗？我说，你才多大就年纪大了？他说，你烦我招你，听你的了倒又怪我。你说他是不是不对劲杜鹃？

林子呀林子，说不定人家不舒服。新鲜劲过去了哪能天天呀，又不是刚结婚的毛头小子。你也是——

不对！她抢过话头斩钉截铁：不对！不舒服应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病了不是？可他照样吃照常睡，头沾枕头就着。根本不是不舒服。这事做老婆的最清楚你说是不是？我越想越不放心越琢磨越觉得有名堂。过去烦他惹我，可现在，也不知哪根筋转了，他越不惹我我倒越想让他惹了。三十如狼四十如虎，我不才三十露头嘛。于是，有天晚上洗完澡，我说忘拿毛巾了让他给我

递过来。搁过去，看我光溜溜的还递毛巾？连他自己一块递过来了。现在，哼，开个门缝就把毛巾杵给你，一眼都不带瞅的。我又穿着睡衣坐他旁边梳头。你猜他怎么着？他两眼盯着电视，皱着眉头，嫌我把水甩到他身上了。气得我转身上床，一晚上没跟他说话。后来我想，这不成，这哪是两口子，两口子怎么着也得有那事。你不惹我我惹你，就不信你能撑得住！

第二天晚上，我上了床就把衣服脱个干净，他来睡觉时我一抱住了他。你说这意思还不明白？他在我身上胡噜了两下说，改天吧，我累了。又是累了。我就不信，精壮的汉子干什么了能累成这样？我腻在他身上，摸他。他个子高又爱拉那什么拉力器啥的，胸脯结结实实，胳膊上都是块肉。摸着摸着这心里就有点潮乎乎麻酥酥的。可你猜怎么着？不怕你笑话，他那玩意儿，蔫头耷脑受气包似的，怎么都不起来。再弄，他就不耐烦了，累死了还不让人睡觉！你瞧瞧，不是有了相好在外打了野食，正精壮的汉子会多少天不想要？原来两天不要就饿死鬼似的？

哟，你怎么办哪？

怎么办？她拍了下桌子震得茶杯直跳：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跟单位请了病假专门跟着他，他上哪我上哪。我还不信找不着！我倒要看看是哪个骚女人自己的不够吃把嘴伸到人家碗里讨打！

哎哟，我的眼睛可能瞪得太大了：陈强要知道你跟踪他还不得跟你打起来？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怕他。但是，他要知道你跟着他他也不会傻得愣往枪口上撞呀！

瞧你，眼珠子出来了。晓林推我一把：我不让他看见啊。他看不见不知道我在跟着他还怎么跟我打呢？还怎么隐藏自己的行





为自己快乐

踪呢？跟了几天，到底让我跟出名堂来了，原来是另一个企业跑供销的小婊子。一副骚狐狸样。骚气熏死人。眉毛这么吊着，她用手把自己的眉毛往上掰，弄得额头都是皱纹。眼睛看人没正形斜着的，她又把自己的眼睛努力往一边看去：要多恶心有多恶心，你是没见着。

我当时想，如果那女人真跟晓林比画的这样，晓林的老公不是喝醉了就是得了痴心风，但我只是笑着问：你怎么处理了？

你还笑！晓林白我一眼：我都气死了！我本想抓住那小婊子狠抽她一顿来着，骚不要脸的，满天下的男人都死绝了咋地你非得抢人家的老公？可一琢磨，这没凭没据的她能承认吗？她要猪八戒倒打一耙说我诬陷她我不是也没办法？再说陈强也不会认账啊。我一说你是不是跟哪个骚婊子放水了这么软不遑遑的？他就说我疑心生暗鬼，领导把指标定得那么高，天天跑得脚后跟打腿肚子都完不成，它能不软吗？我当时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人一累还不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刚生蒙蒙那会儿一天到晚骨头散了架似的，我不也是什么都不想？哼，这下可让我抓住把柄了。不过，我那会儿心里也还是嘀嘀咕咕的，我要误会了呢？人家不笑我吗？再弄个诬陷啥的多恶心。我得人赃俱获，俗话说，拿贼拿赃，捉奸捉双，人赃俱获才能让他无话可说。他不是跟我嘴硬说我胡思乱想吗？

你怎么做呢？

我也不知道，想想再说吧，反正饶不了他就是了。

她临走时我劝她冷静。说不定一切都是她多心，即便是真的，也要冷静处理。我说。

过了些日子，她又到我家来了，那表情说不出的复杂，得意

中夹杂些懊恼和不甘。一屁股坐下就喝水，仿佛刚从沙漠里回来不赶紧喝水就渴死了似的。

我笑说：穷汉子吃顿肉，井台上凑三凑。吃什么了渴成那样？

她只是摆摆手，仍然咕咚咕咚地喝水。

我笑了：喝吧喝吧慢着点，别呛着。要好的没有，水管够。

她放下水杯，长长地喘了口气，嘴也没擦，骂了声狗娘养的，就滔滔不绝起来。

孙晓林说那天下午她下班回来，陈强正在往旅行袋里装东西。她还没张嘴说话，陈强就说他今晚要出差，明天回来。

孙晓林看看丈夫的神情，心里犯了嘀咕，因为丈夫在收拾东西时眼睛根本不看她。她觉得这里肯定有鬼。出差嘛，还不是常有的事，怎么跟偷了东西似的？君子坦荡荡嘛，再说俩人又没吵架。想着心里的火忽悠悠就蹿上了脑门子，刚想问丈夫到底上哪出差，怎么一天都不言声，眼看晚了倒要出差？要不是自己下班回家看见怕是连声屁都不放吧？是不是到什么小婊子那里去？但心里一激灵，她把就要翻着跟斗喷出的话，又咽回去了，这回，如果是真的，非得让这小子吃不了兜着走！于是，她装作什么事也没有，洗菜做饭。蒙蒙嚷嚷着让爸爸回来买好吃的。陈强边应边说，要赶火车，不在家吃了。她也不说什么，嘱咐他一定得吃饭，别弄到挺晚的，回头把胃折腾坏了。然后，又帮着陈强把牙刷牙膏什么的装进袋子里，把旅行包递给他，还跟他说了再见。

陈强一下楼梯，孙晓林就赶紧关上火，把蒙蒙交给邻居带看。邻居的小女孩跟蒙蒙在一个幼儿园，看蒙蒙来了，欢呼着把蒙蒙拉去看动画片去了。邻居说，你尽管忙去，蒙蒙在我这儿吃



饭了。她说声谢谢就急忙下楼，推起自行车救火般冲出去，正看见陈强大步流星在前面走。她借着路两边的树遮挡，躲躲闪闪地跟在后边。其实，陈强根本没想到她会跟着他，所以一次也没回头。

到了14路车站，车正好过来，陈强一步跳上。孙晓林骑着车在后面追，心里直担心车快她慢追丢了，铆足了劲蹬，又害怕陈强在车上发现她，所以又尽可能躲在其他骑车人的后面，还得紧盯着下车的人里有没有陈强，一时恨不能多长出几只眼来。四站地后陈强下了车，孙晓林也赶紧跳下车，怕陈强回头看见自己，就装作鞋上有什么不合适，低头摆弄。待抬起头来，陈强已经不见了。孙晓林心里那个急哟，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应该躲在树后偷偷地看着嘛，低什么头啊，这好，哪找去？左右环顾一圈，连陈强的影儿都不见。她只好边安慰自己，别急，别急，一急就忙中出错，边四处查看，等看到胡同口的那块牌子时忽然心里就透亮了。为什么？因为这地方她来过。那次她偷偷跟在陈强后边，陈强就是进的这条胡同。她左右看了看，没错，就是这条胡同，叫什么大耳朵。她当时就觉得别扭，叫什么不好叫大耳朵，“文化革命”时怎么没给它改了。因为是大白天，陈强一眨眼就不见了，也不好大喊大叫的，人家还以为是神经病，所以她只好压着火走了。对，就是这条胡同。这牌子上写的不就是大耳朵胡同嘛。

走进胡同，孙晓林东张西望，茫然四顾，不知陈强到底去了哪儿。因为胡同里的门隔不远就是一扇，她总不能家家去敲吧？敲开门她说什么？再者，即使正好敲着了，是陈强在那小婊子家她又该怎么做呢？正在边走边想之时，她忽然听到熟悉的声音，陈强！她抬头看，42号。蹑手蹑脚地贴在门边，没错，就是那个

王八蛋！

真的一切证实了，孙晓林却没有兴奋，反而眼前发黑，金星乱冒，脑海里刹那间空白一片。原来是真的！她以前虽说知道这小婊子，但心底深处仍然希望一切不过是自己猜疑，陈强不会也不可能做那种事。她跟陈强可是青梅竹马长大的。她一直以为自己非常了解他。他老实，从小就不像院里那些爬树上墙、掏鸟蛋、砸玻璃的孩子那样淘，长大后也不是那种见了女人就没命盯着如同逐臭的苍蝇般的人，他勤快，家里家外的杂活儿看见就做，也从来没嫌蒙蒙的尿布尿布脏；他脾气肉，虽说做事慢点，可说他两句也不计较。当然，她急脾气，有了不高兴不愿藏着掖着，张口就说。也就是麦秸火，呲啦一下就完从不记仇，况且那些话有不少是故意说的。她希望陈强被那些话刺激，证明自己不是那种人，证明自己心里只有她。这些年，她嘴是厉害点，可心还不是跟豆腐似的，天冷了怕他冻着，天热了怕他捂着，勤勤恳恳老黄牛一样帮他收拾着家养着孩子吗？他却这么对待她！

孙晓林站在42号门口，脑子里翻来覆去的也不知都想了些什么，心里却煮沸的粥似的噗噗冒泡，酸甜苦辣什么都有。听见胡同口有人说说话过来，她条件反射般急忙推着车走开，反倒忘了自己跟着陈强是要找这个花心萝卜算账的。到了胡同口，一团乱麻也被她梳理清楚了：到他家去，找他的妈妈说话！

孙晓林的父亲跟陈强的母亲过去是同学，后来是同事，曾经在一个院住过。后来两家也经常来往，亲戚一样。陈强的妈妈喜欢孙晓林，说她正派，心眼直，不藏着掖着小肚鸡肠的，模样又端正身体还健康。等晓林长大了陈强妈就向晓林妈提出结亲家。晓林妈当然同意。陈强是她看着长大的，当了几年兵回来，越发





显得精神，人又实在。自家的女儿性直气躁，没心没肺的，给谁自个都不放心。这是自己了解的小伙子，那真是最好最好。两家本来就有交情，这一来不是亲上加亲嘛。锦上添花呀。

强子不错，知根知底，他妈又喜欢你，跟咱们也门当户对，这样的家不好寻呢林子。妈说。晓林想想，也觉得还行，原来那么不起眼，经常被别人打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没出息泥猴，早已变得人高马大的。男人一高大就更有男人气，就更吸引人。工作也还行，不在车间也不累。再说，那会儿男女同学界限鲜明，谁跟谁说话都被人讥笑为流氓，既没有发展感情的空间，也没有发展感情的想法。工作之后单位里又没有像样的男同事，想自由恋一下爱都没有条件。妈一说，晓林觉得陈强还真是不错。就他吧。

媳妇跟婆婆好像是天敌，你看不惯我我也看不惯你。也难怪，别说喜好、习惯，对事物的看法不一样，天生有一个什么代沟，仅就感情来说，婆婆想让儿子对自己像从前一样依恋，而媳妇却又想让丈夫把所有的感情都给了自己。矛盾可不就来了嘛。晓林跟婆婆的关系却好得很。婆婆拿她当亲生女。晓林说话直率，婆婆也从来不计较。晓林的爸爸去世前，婆婆去看望，晓林爸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望望在一边流泪的女儿又看着婆婆。那眼光，充满对人世的留恋。婆婆眼泪扑簌地说：你放心，老孙，林子就是我亲生的女儿。晓林爸闭闭眼，两滴浊泪沿着鬓角蜿蜒而下。

那以后，婆婆对晓林更好。怀孕的时候婆婆一天做五顿饭不说，还变着花样地做。说吃好了妈妈才能健康，妈妈健康孩子才能健康。生蒙蒙后晓林痔疮犯了，大便下不来，疼得直哭。陈强只会转圈找医生。医生说：没办法，用手吧。陈强犹犹豫豫的，

婆婆就下手抠大便。晓林的泪就下来了。跟她妈一学，她妈的泪也下来了。亲家，晓林妈说，我家晓林前世修来的福分，遇见你这样的好婆婆。婆婆说，这是我跟晓林有缘分。晓林就是我的亲生女。你就放一万个心亲家妈。

陈强还嫉妒晓林，说他妈对媳妇比对儿子好。他妈说：对媳妇好就是对儿子好。陈强就嘟哝说他妈和晓林合起来欺负他。后来晓林跟陈强闹，婆婆很难过，劝晓林说别瞎猜疑，他不会有那事。他不敢，婆婆说，有我在呢。再说，我们老陈家没这遗传，你公公，你哥，还有你姐，都好好的。别瞎猜。晓林就说，不是自己瞎猜，是陈强瞎搞。婆婆骂陈强，陈强当然不承认。一来二去的，婆婆也有点不高兴。所以晓林决定告诉婆婆，让婆婆知道不是自己瞎猜而是她儿子瞎搞。

晓林去了婆婆家跟婆婆说，他儿子到相好的家去了。婆婆当然不信：林子，别瞎猜，他没这个胆。你就听我一句，别再瞎猜了，伤感情呢。晓林说：要不，今天去那里看看，他要不在，从此我就死了心，再也不闹了。婆婆很高兴，小两口的这些事闹来闹去让人心烦，对蒙蒙影响也不好。林子这孩子又一根筋，认死理，真要是去一趟让她彻底死了心倒是好事。于是婆婆打电话叫陈强的嫂子。

打完对皱眉的晓林说：人多好办事，你嫂子大场面经得多，又会来事。

晓林心里着急，不住看表，生怕陈强走了，婆婆见不着人肯定又得说自己多心。婆婆安慰来回转磨的晓林：林子，你嫂子转眼就来，不就在街对过嘛。别担心，如果是真的，我饶不了他！林子你别多想。晓林只点头顾不上说话。就在她觉得自己的心都





熬烂了要稀里哗啦散架时，陈强的嫂子气喘吁吁地进了门。晓林一把拉上就走，说路上再跟嫂子细说。嫂子听完有点踌躇，她不想去踩这脚烂泥。婆婆说：香，跟我们一起去看吧，去看看也好让林子放心。说着跟陈强嫂子使眼色。那意思是，林子多心，其实根本没什么事。嫂子不再说什么，转身三人一起上车。

公交车上，陈强的嫂子悄声问晓林：真的假的？别闹出笑话来。

晓林说：嫂子，没把握我会叫你们吗？

嫂子没言声。过会儿又悄悄跟晓林说：到那儿怎么说呢？

晓林说：我去叫门，你们谁也别吱声。她开门我就说找人走错门了。陈强如果不在，我道了歉转身就走，从此永远不说这件事。

婆婆说：你要跟人家好说好商量，别弄得动静太大。陈强要是不在，林子，你可不许再叨叨这事，踏踏实实地回家过日子。

晓林说：你就放一万个心妈。

三人下车时天已经黑透了，大耳朵胡同口竖着盏路灯，照得胡同里影影绰绰，婆婆的脚步不由得趑趄起来，看晓林敢死队般不管不顾地往胡同里冲，只好紧拉着陈强嫂子的手跟在后边。陈强嫂子攥着婆婆汗津津的手，自己的汗不由得也顺着脊梁悄然滑下。

站在42号，屋子里静悄悄黑糊糊的，也不知有人没人。婆婆把晓林拉到一边，压低嗓门说：林子，咱回吧，瞧人家屋里都是黑的，哪有人啊。嫂子也说没人。晓林不吱声，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前，侧耳听了听，又退回来，拉着嫂子凑过去听。屋里有男人压低嗓门说话，还有女人在轻笑，脆脆的，林中的风般绕着弯，